

斯奇记
克里曼代
克托历

3

卡普罗纳的 魔法师们

The Magicians of Caprona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 / 著

Diana Wynne Jones

卢隽婷 / 译



W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克里斯托曼奇
历代记



卡普罗纳的魔法师们

The Magicians of Caprona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 / 著

Diana Wynne Jones

卢隽婷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普罗纳的魔法师们/(英)琼斯著;卢隽婷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克里斯托曼奇历代记;3)

ISBN 978-7-5321-5841-6

I. ①卡… II. ①琼… ②卢…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9704 号

THE CHRONICLES OF CHRESTOMANCI: THE MAGICIANS OF CAPRONA by Diana Wynne Jones

Copyright © 1980 by Diana Wynne Jones

Copyright © 2001 by Diana Wynne Jone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Laura Ceci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622 号

责任编辑:郑理

特约策划:何家炜 张静乔

装帧设计:高静芳

封面绘画:高婧

卡普罗纳的魔法师们

[英]戴安娜·韦恩·琼斯 著

卢隽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9.5 字数 147,000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41-6/I·4665 定价:36.00元

作者说明

克里斯托曼奇的世界与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它是与我们相平行的一个世界。在那里，魔法和数学一样平常，总体而言事物更加老式。在克里斯托曼奇的世界里，意大利仍旧是若干个分裂的小公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公爵和首都。而在我们的世界里，意大利很早以前就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了。

虽然这两个世界不以任何方式产生联系，但无论如何故事还是完成了。不过它也有一些缺陷，所以我不得不找人帮忙弥补。克莱尔·戴维斯、盖纳·哈维、伊丽莎白·卡特、格雷厄姆·贝尔斯坦为我发现了魔法师一对一决斗时的问题。而我的丈夫，J. A. 巴若，在巴塞爾·科特尔的指点之下，竟然找到了《卡普罗纳的天使》真实的歌词。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所有的人。

第一章

要把咒语念对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这是蒙大拿的孩子们最早明白的道理之一。谁都可以中断一个魔法，但是当要完成这个魔法的时候，无论是写出来还是说出来或者唱出来，每一步都必须恰到好处，否则，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生。

关于这一点有个例子，就是小安吉利卡·佩罗基。她因为唱错了一个音符而把她父亲变成了鲜绿色。这是所有卡普罗纳人——其实是所有意大利人——谈论了几周的话题。

最好的咒语仍然来自卡普罗纳，尽管那儿近来有些麻烦事——不是蒙大拿城堡的事，就是佩罗基城堡的事。如果你正在使用某些咒词——用来调调收音机的接收效果或者种种番茄，而它们又确实有效，那么很可能是你家里有人去过卡普罗纳度假，把相关的咒语带了回来。沿卡普罗纳的老桥排列着一个个小小的石头铺子。铺子里，长条的彩色信封、纸条、

卷轴像彩旗一样悬挂在细绳上。你可以从那儿找到来自意大利所有咒语社的咒语。每个咒语按照它的用途被贴上了标签，盖上了制作社的标记。要是想知道你的咒语是谁制作的，那就去翻翻你家里的档案吧。如果看到了一张盖着黑豹标记的樱桃色长纸条，那它就是来自于佩罗基城堡的。如果你看到的是一张带有飞马的叶绿色信封，那么它是蒙大拿社制作的。这两大社的咒语做得都很好，以至于无知的人们还以为就连信封也能产生魔力。这当然是胡说的。因为，正如保罗·蒙大拿和托尼诺·蒙大拿一遍又一遍被叮嘱的那样，咒语，是用正确的方式呈现出正确的咒词。

佩罗基和蒙大拿这两个伟大的咒语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卡普罗纳公国的成立之初，也就是七百年以前，或者更早。他们两家是心怀仇恨的对手，他们甚至不和对方的人说话。如果一个佩罗基的人和一个蒙大拿的人在卡普罗纳的某条狭窄的金色石街上相遇，他们会把眼睛瞥向别处，侧着身子走过去，就好像双方都正从猪圈旁经过似的。他们的孩子被送往不同的学校，并被警告万万不可与对方的孩子交谈一个字。

然而有时候在傍晚，当蒙大拿和佩罗基的年轻男女们在一条叫做科尔索的宽马路上溜达时，碰巧会成群结队地遇上。

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其他市民会迅速躲藏起来。如果他们
用拳头和石头打架，那已经很糟糕了，可是如果他们用咒语打
架，那后果可以是骇人听闻的。

关于这一点，有这么个例子。风风火火的李纳尔多·蒙
大拿让科尔索的天空下了三天的牛粪团。这在游客中间造成
了巨大的窘况。

“一个佩罗基人侮辱了我，”李纳尔多带着他最闪亮的笑
容解释，“而我的口袋里正好有个新的咒语。”

佩罗基的人不留情面地宣称，李纳尔多在交战最激烈
的时候错误地引用了他自己的咒语。大家都知道，李纳尔多所
有的咒语都是爱情魔咒。

双方的大人都从来不向孩子们解释，到底是什么使得蒙
大拿和佩罗基的人如此相互仇恨。按照传统，这项任务是留
给哥哥姐姐和堂(表)兄姐的。保罗和托尼诺从他们的姐姐罗
莎、柯莉娜、露西娅，堂(表)兄姐路易吉、卡尔洛、多米尼哥、安
娜，以及隔房堂(表)兄姐皮耶罗、卢卡、乔瓦尼、特丽莎、贝拉、
安吉洛和弗朗西斯科那里一遍遍地听到这个故事。当他们自
己长大以后，又把它告诉了六个更年幼的堂(表)弟、堂(表)
妹。蒙大拿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故事是这么说的。两百年以前，老理查德·佩罗基突然心血来潮，觉得卡普罗纳的公爵从蒙大拿家族订制的咒语要比从佩罗基家族订制的更多，于是写了一封极尽侮辱的信给老弗朗西斯科·蒙大拿。老弗朗西斯科非常生气，立即邀请了所有的佩罗基人去赴宴。他说，他有一道新菜想让他们尝尝。然后，他把理查德·佩罗基的信卷成了长长的纸捻，把自己最厉害的咒语之一撒在了上面。于是它变成了意大利面。佩罗基人贪婪地吃了面，全都病了，尤其是老理查德——因为没有什么比必须自食其言更让人不舒服的了。他一直没有原谅弗朗西斯科·蒙大拿，而这两个家族从此以后就成了敌人。

“那个么，”最爱讲这故事的露西娅说，“就是意大利面的由来。”她只比保罗大了一岁。

是露西娅悄悄地告诉了他们佩罗基人所有可怕的野蛮习俗：怎样从不去做弥撒或忏悔；怎样从不洗澡、换衣服；怎样从不结婚却总是——她把声音压得更低——生孩子，就像生小猫那样；怎样轻易地淹死不想要的孩子，就像是淹死小猫，甚至听说他们还会吃掉不喜欢的叔伯姑妈；他们如何如何的脏，以至于你都能闻到佩罗基城堡的气味，沿着圣天使大道就能听见苍蝇的嗡嗡声。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其中有一些远比这些事更糟，因为露西娅有着生动的想象力。保罗和托尼诺相信每一件事，他们从心底里憎恨佩罗基人，尽管他们俩连一个佩罗基人都没见过——直到几年以后。在两人都还很小的时候，他们真的曾在某个早晨偷偷溜出去看过佩罗基城堡，沿着圣天使大道几乎到了新桥那么远。可是那儿没有什么气味，也没有苍蝇的嗡嗡声来给他们指路。而且，还没找到路之前，他们的姐姐罗莎就先找到了他们。罗莎比保罗大八岁，那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当他们解释说遇到了困难时，她笑了。她好脾气地领着他们去了佩罗基城堡。它在坎特鲁大道，根本不在圣天使大道。

保罗和托尼诺对那儿极其失望。它俨然就和蒙大拿城堡一样。它很大，就像是蒙大拿城堡。它是用和卡普罗纳一样的金色石头造的，而且年头还可能一样老。它的大前门是疙疙瘩瘩的老木头做的，就像他们自己的大门一样，甚至门上方的墙上还有一模一样的金色天使像。罗莎告诉他们，两个天使都是为了纪念把一卷天堂之乐带到第一任卡普罗纳公爵面前的那个天使——但两个孩子早就知道了。当保罗指出佩罗基城堡闻起来并没有什么味道时，罗莎咬了咬嘴唇，态度严峻

地说，他们的外墙上没有太多窗户，而且还都关着。

“我估计什么事情都发生在内院里，就像咱们城堡似的，”她说，“可能所有的气味都散发在那里面。”

他们同意她说的，认为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于是想等着看佩罗基人走出来。但是罗莎说她认为那是非常不明智的，并把他们拉开了。两个男孩在被她拖走的时候回头眺望，看见佩罗基城堡有四座金色石塔，每个角落都有一个，而蒙大拿城堡却只有一个，在大门的正上方。

“那是因为佩罗基人都是些爱炫耀的家伙，”罗莎边说边拽他们，“走吧。”

由于每座塔的顶部都有一个用波形瓦搭成的小小的红色塔尖，就像他们自己的塔顶以及卡普罗纳所有房子的屋顶一样，所以保罗和托尼诺并不觉得它们特别气派，不过他们不想和罗莎争论。他们感觉很泄气，就任由她拽回了蒙大拿城堡。她拉着他们穿过了他们自己的疙疙瘩瘩的大门，进到里面热闹的院子。罗莎把他们丢在那里，一边沿着台阶向楼上的长廊跑去，一边嚷着：“露西娅！露西娅，你在哪儿？我要和你谈一谈！”

院子的四周有很多门窗向院子里打开。有木栏杆和波形

瓦廊顶的长廊绕着院子的三条边通向顶楼的房间。七大舅八大姨，大大小小的堂兄弟表姐妹，还有猫咪，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欢笑、煮饭、讨论咒语、洗洗涮涮、晒太阳或是玩耍。保罗满足地叹息着，抱起了离他最近的一只猫。

“我不认为佩罗基城堡的里面能够像这儿一样。”

托尼诺还没来得及表示同意，玛利亚婶婶就猛地扑了过来，充满爱意地搂住了他俩。玛利亚婶婶比吉娜婶婶要胖，可是没有安娜姑姑那么胖。“你们去哪儿了，我的宝贝儿？半个多小时以前我就准备好你们的课了！”

蒙大拿城堡的每一个人工作都非常努力。保罗和托尼诺已经被传授过制作咒语的初步规则了。玛利亚婶婶很忙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安东尼奥会教他们。安东尼奥是老尼克罗的长子，等老尼克罗死后他将成为蒙大拿城堡的堡主。保罗认为这给父亲带来了负担。安东尼奥是一个清瘦的满腹忧虑的人，比其他蒙大拿人笑得要少。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其中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安东尼奥并没有听任老尼克罗从意大利的某个魔法社里为他精挑细选一个妻子，而是访问了一趟英国，回来时他已经与伊丽莎白结了婚。伊丽莎白教两个孩子学习音乐。

“如果是我在教安吉利卡·佩罗基，”她总爱这样说，“她永远不可能把什么东西变绿。”

老尼克罗说伊丽莎白是卡普罗纳最出色的音乐家。露西娅告诉两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奥和她结婚的事就这么顺利地过关了。但罗莎叫他们不要理会。作为有一半血统的英国人，罗莎感到很骄傲。

保罗和托尼诺很可能更为自己是蒙大拿人而感到骄傲。知道自己出生在一个举世闻名的欧洲最伟大的魔法社家族——如果不算佩罗基的话——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有好几次，保罗几乎等不到长大，就想立刻变成风风火火的堂兄李纳尔多那样。对于李纳尔多来说，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女孩们对他着迷，咒语从他的笔尖流淌。他在毕业以前编写了七套新的魔法。而现如今，就像老尼克罗所说的，要制作一条新咒语都很不容易。世界上已经有那么多条了。保罗不顾一切地崇拜李纳尔多。他对托尼诺说，李纳尔多是一个真正的蒙大拿人。

托尼诺同意他的说法，因为他比保罗小了一岁多，他很重视保罗的意见。不过在他心中，总觉得保罗才是真正的蒙大拿人。保罗和李纳尔多一样聪明。他能够毫不费力就学会托

尼诺好几天才能掌握的咒语。托尼诺却很迟钝。他只能在一遍遍的复习之后才能记得住。在他看来，保罗生来就有魔法的天分，而自己却恰恰没有。

托尼诺有时候对自己的迟钝感到十分沮丧。不过其他人倒是一点也不在乎。他的每个姐姐，包括勤奋刻苦的柯莉娜，都花了好多时间来帮助他；伊丽莎白叫他相信，他唱歌从没跑过调；他父亲责备他学习太过用功，保罗则向他保证，等他上了学，他会甩开其他孩子好几条马路。保罗刚刚开始上学。他学习普通课程就像学习魔法时一样聪明。

可当托尼诺开始上学了，他却像在家里一样迟钝。学校的课程难住了他。他弄不明白老师想让他做什么。到了第一个星期六，他已经极度痛苦，以至于不得不从城堡里溜了出去，流着泪在卡普罗纳四处乱走。他失踪了几个小时。

“没办法，我就是比他聪明啊！”保罗说。他几乎也要流泪了。

玛利亚婶婶冲向保罗，抱住了他。“好了，好了，你也别抱怨了！你和我的李纳尔多一样聪明，我们所有人都为你感到骄傲。”

“露西娅，去找找托尼诺，”伊丽莎白说，“保罗，你一定不

要太担心了。托尼诺正在全面吸收咒语的知识，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是不是应该告诉托尼诺？”她问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从长廊上赶过来的。在蒙大拿城堡，如果有任何人陷入困境，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都会赶来。

安东尼奥揉了揉他的额头。“也许吧。让我们去问问老尼克罗。来吧，保罗。”

保罗跟着他清瘦、麻利的父亲，穿过长廊里阳光留下的花纹，走进阴凉的蓝色抄写室。在这儿，他另外的两个姐姐、李纳尔多、五个其他的堂表兄姐，还有两个叔叔，都正站在高高的书桌前，照着皮面装订的大书在抄写咒语。每本书上面都有一把铜锁，这样一来家族的秘密就不会被人偷走了。安东尼奥和保罗蹑手蹑脚地走进去。李纳尔多对他们笑了笑，但没有停止抄写。在其他人的笔划有涂抹、停顿的地方，李纳尔多却是始终奋笔疾书。

在抄写室后面的房间里，洛伦佐叔叔和堂兄多米尼哥正在往叶绿色的信封上加盖飞马的戳记。当他们走过的时候，洛伦佐叔叔敏锐地看了看他们的脸。他断定这个麻烦不太大，老尼克罗一个人能够处理。他向保罗递了个眼色，作势要

在他身上盖一个飞马戳。

老尼克罗在后面温暖而又散发着霉味的图书馆里，他正在一本放在立架上的书跟前，和弗朗塞斯卡姑婆商量着什么。她是老尼克罗的妹妹，所以确实是一位姑婆。她是一位丰满的女士，有安娜姑姑的两倍那么胖，比吉娜婶婶还要热情澎湃。她慷慨激昂地说：“可是蒙大拿城堡的咒语总是带着一种高雅。而这太粗野了！这——”

两张苍老的圆脸都转向了安东尼奥和保罗。老尼克罗的脸庞和他脸庞上的双眼，都像新生婴儿的一样圆，一样充满了惊奇。弗朗塞斯卡姑婆的脸相对于她庞大的身躯而言实在太小了，她的眼睛也小，却透露出精明。“我正要过来呢，”老尼克罗说，“我还以为是托尼诺遇到了麻烦，可是你却给我带来了保罗。”

“保罗没有麻烦。”弗朗塞斯卡姑婆说。

老尼克罗冲保罗眨了眨他的圆眼睛。“保罗，”他说，“你弟弟的感受不是你的错。”

“不是我，”保罗说，“我觉得真的是学校的错。”

“我们觉得也许伊丽莎白能向托尼诺解释明白，在这座城堡里他无法逃避学习咒语。”安东尼奥提议。

“可是托尼诺是有雄心壮志的！”弗朗塞斯卡姑婆大声喊道。

“我不觉得他有。”保罗说。

“他没有，但他很不快乐，”他的祖父说，“我们必须想一下怎样才能最好地安慰他。我知道了。”他的娃娃脸露出了喜色。“本维诺托。”

虽然老尼克罗说得并不大声，长廊里还是立即有人喊了起来：“老尼克罗要找本维诺托！”下面的院子里有人在奔跑、呼唤。有人用棒子敲打大水桶。“本维诺托！那只猫去哪儿了？本维诺托！”

理所当然地，本维诺托过来的时候是不慌不忙的。它可是蒙大拿城堡的猫老大。五分钟以后，保罗才听见它结实的肉垫沿着长廊顶上的瓦片慢跑过来。跟着是一声沉重的“砰”，这是本维诺托完成了高难度的向下跳跃动作——它越过长廊的栏杆跳到了长廊的地面上。很快，它就出现在图书馆的窗台上了。

“喔，你在那儿啊，”老尼克罗说，“我就快要开始不耐烦了。”

本维诺托马上向前蹬出一条长满粗毛的黑色后腿，专心

致志地清洁起这条腿来，仿佛这就是它到这里来打算要做的事情。

“啊不，求你了，”老尼克罗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本维诺托睁大的黄眼睛转向了老尼克罗。它不是一只英俊的猫。它的脑袋出奇地又宽又平，上面满是坑坑洼洼的灰斑，那是无数次的战斗留下的痕迹。

那些战斗使它的耳朵耷拉到了眼睛上方，让本维诺托看起来永远像是戴着一顶破烂的褐色帽子。上百次的厮咬让那对耳朵像冬青树叶一样布满锯齿痕。在它鼻子的正上方有三块白色的斑，把它的脸变成了不匀称、不怀好意的样子。这和本维诺托在魔法社里猫老大的地位并没有关系，那是它酷爱牛排的结果。当时它在吉娜婶婶的脚下，而吉娜婶婶正在炖牛排。她把滚烫的油脂溅到了它的脑袋上。因为这个原因，本维诺托和吉娜婶婶总断然地无视对方。

“托尼诺不快乐。”老尼克罗说。

本维诺托似乎感到这句话值得自己的注意。它收回了伸出的腿，跳落到图书馆的地板上，再到达书立架的顶端，一气呵成，看起来仿佛没有牵动一块肌肉。它就站在那里，彬彬有礼地挥动着它唯一美丽的部位——它浓密的黑尾巴。它其他